

蘇俄侵捷的經濟背景

陳元

東歐時間八月二十日夜十一時，蘇俄和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等華沙公約國軍隊侵入捷克。侵佔行動之後兩小時，蘇俄駐美大使杜布里寧向詹森總統宣讀莫斯科來電說，蘇俄及其同盟國軍隊已應捷克領袖們的「邀請」進入捷克，這是各共產政府內部的事件，和美國沒有關係。八月二十二日晨莫斯科廣播電台播出塔斯社報導：「應捷克斯洛伐克領導者的請求，蘇聯和盟國軍隊已於八月二十一日開進捷克斯洛伐各州和城市，包括布拉格和布拉第斯拉瓦」。對於捷克人民的反壓迫行動指為：「所有這些反革命行動令人感受出是帝國主義集團指使的。」以後的評論中，也經常使用「受到外來的教唆的反社會主義力量」，「靠西方帝國主義者支持的資產階級」之類辭語加於捷克政府和捷共的領導者。

蘇聯侵捷之舉，根據月餘以來世界各方面的評論來看，對於蘇俄實有難以估量的損失。第一，共產集團究竟是「社會主義大家庭」，還是「新殖民地」的主奴關係，從蘇俄於一九五三年侵東德、一九五六侵匈牙利以來，現在的侵捷事件是又一次更鮮明的證據明辨是非，使全世界人士認識「世界革命」教條的破產。第二，國際共黨原已四分五裂，侵捷事件以後，世界各地共黨，諸如英、法、義、奧、挪等國的共黨都對於蘇俄加以譴責。甚至蘇俄人民也厭惡克里姆林的行動。俄共所籌劃召開的世界共黨大會，本來就難以拚湊起來，經過這次侵捷行動，勢必因內部的更加分裂而無法召開，俄共也未嘗不顧忌在大會中會遭受檢討抨擊。九月三十日在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共黨大會第二次籌備會議，已經宣告休會，要等十一月間再行討論何時召開共黨大會問題，這是對於蘇俄侵捷事件的強烈反應。第三，北大西洋公約原來由於法國的不合作，美國和英國國際收支逆差的困難，而有日漸萎縮的趨勢；現在受到蘇俄侵捷事件的刺激，北約國不能不重振旗鼓，將於十月十四日

在里斯本舉行的北約會議，當有所決定。第四，蘇俄多年來的和平攻勢對於畏戰的西方國家頗能收迷惑效果，西方渴望簽訂核子禁試禁用禁菸衍以及裁軍等條約，惟恐蘇俄不就範，殊不知蘇俄的經濟實力，據一九六六年的數字，其國民總生產僅三千五百億美元，不及美國之半，其個人國民所得僅一千五百餘美元，不但較美國之三千七百餘元相差甚遠，甚至低於德法英各國。（註一）蘇俄最渴望的是盡量將資金投入再生產事業，次為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以減低統馭人民的阻力。蘇俄所最忌的就是和西方國家從事耗費的軍備競賽，尤其特別昂貴的核子彈頭飛彈的生產競賽。蘇俄侵捷提高了西方國家的警覺，今後難免引起一番核子武器和傳統武器的生產競賽，勢將基本上影響蘇俄的經濟計劃。

以上各點侵捷舉動的不利後果，並非蘇俄當局始料所不及。對於捷克的自由化運動，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態度，這是克里姆林內部由今年一月以來一直在討論在爭辯而感覺迷惑的問題。據說俄共政治局十一委員的主張可以分為鴿派、鷹派和中間派，雖然認定誰屬於那一派，僅僅出於觀察者的揣測，而俄共中央態度之不一致則從蘇俄八個月以來行動之猶豫可以判斷確為事實。俄共顧慮什麼？上文所提四點已可大體上指出來。那末為什麼又不顧以上的弊害而採取侵捷的斷然行動？可知其有不得已的理由。

要瞭解蘇俄之不能容忍捷克「自由化」的理由，首先要認識捷克所謂「自由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捷克推翻諾伏特尼（Antonin Novotny）政權以後，新政權最重要的幾個領導者是捷共第一書記杜布西克（Alexander Dubcek），總統斯夫布達（Ludvik Svoboda）和總理西爾尼克（Oldrich Cernick）。西爾尼克於四月二十四日對捷克國民大會開幕典禮所作新政府的施政計劃報告（註二），說明了捷克「自由化」的要點。根據捷克通訊社的報導，西爾尼克這項報告的要點如下：

我們必須不論黨派關係，給予所有政黨、社會團體和公民參加政府工作機會。讓共黨外政黨參加政府工作的第一步驟就是在將來任命各部次長

時，按照這個原則。」據捷克通訊社報導，自從一九四八年以來共黨外政黨只限於在捷共所領導的「民族陣線」之內存在，但是近來的民主化運動引起捷克人民大量向非共黨政黨申請入黨。

對於教會的關係，西爾尼克說：「新政府對於公民的宗教信仰要尊重其完全的平等。」

西爾尼克並呼籲國民大會接受分裂的德國的存在事實。這是捷克領袖公開承認西德的第一次。對於西德存在事實的承認，是對西德關係正常化的首要之事。捷克報紙並加以鼓吹說：「即使東德朋友不喜歡我們這樣做。」

論及捷克經濟的缺點，西爾尼克說：「分析捷克當前經濟問題的根源，要追溯到一九五〇年代，捷克經濟受到了冷戰和過度優先發展重工業之害。」他認為過去幾年經濟缺乏效率，缺乏能力。因此政府計劃在今後五年至七年間要改變投資的分配，並且使捷克的通貨成為國際間可兌換的通貨。

西爾尼克並且暗示外國不具政治條件的貸款的可能性。

從西爾尼克的施政計劃報告，可知捷克自由化運動是包括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共產極權奴役下人民之要求民主，原是共產國家包括蘇俄在內一般的現象。捷克人民對於諾伏特尼史達林式的統治深為不滿，今春推翻諾伏特尼以後，繼之以要求「民主化」是自然趨勢。而捷克人民最痛切的要求則在經濟改革。西爾尼克所說過度發展重工業是捷克經濟之害，這實際是蘇俄為其本身利益所強加於捷克的經濟發展方向，蘇俄美其名為「超國家的經濟任務」。西爾尼克所指捷克經濟受冷戰之害，乃是指出捷克接受美國經濟援助橫遭蘇俄阻撓，捷克對西方的經濟合作與貿易被隔絕，他所說今後五年到七年間要改變投資分配以及使捷克通貨成為在國際間可兌換的，就是指要改變生產計劃，從事生產西方市場所需要的產品，而脫離蘇俄「超國家任務」的經濟羈絆和剝削。假如捷克這樣發展它的經濟，則「經濟互助理事會」(Council of Economic Mutual Aid 簡稱 Comecon)內的經濟結構必受重大影響，並且東歐其他夥伴勢將起而效法，那就等於「經互會」的解體。由於經濟關係的改變，華沙公約隨着也就不免於事實上解體。這是蘇俄所絕對不能容忍的。因此可以說，蘇俄對捷克實行武裝鎮壓的基本原因是經濟上的。我們必須從經濟背景來認識當前國際上舉世矚目的大事件。

二 捷克的經濟困境

在第二次大戰以前，捷克人民的生活水準是歐洲第一等的，它是中歐最繁榮的國家，它的產品玻璃用具、陶瓷器、皮鞋，和工藝品等聞名世界。但是二十年來的共產統治摧毀了捷克的經濟。一個工業化的國家而其實際工資尚較低於三十年以前，這是全世界唯一的。(註三)在全歐洲，資金對產量比例之大，運用資金效能之低，捷克也是第一位。這是捷克人民所深感痛心的，也就是捷克人民要推翻諾伏特尼統治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捷克的經濟會如此呆滯衰退呢？其造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經濟制度的缺陷。據諾伏特尼政權自己的統計。國民所得年成長率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之間是五·九%，而一九六一—六五年間則陷於停滯狀態。工業年成長率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之間平均為七·一%，而一九六一—六五年之間則僅為一·一%。農業所得方面，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之間降低了四%，一九六一年以後仍繼續降低。滯銷存貨積存量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之間已經很高，一九六〇年代則積存量更多。一九五〇—六〇年之間達到充分就業，而到一九六一年以後，工業方面發生雇傭過多，勞動力置於閒散的狀態，農業方面則反而感覺勞動力不足。其第三次五年計劃(一九六一—六五)實行十八個月以後，因經濟困難被迫於一九六二年中途放棄，一九六三年實行一年計劃，一九六四—六五年實行經濟調整，均無起色。這些事實充分暴露出經濟計劃不切實際，企業管理官僚化，勞動生產情緒低落種種嚴重情形。這是經濟制度上的缺陷，使捷克不能不亟圖改革。這是五年來捷克經濟學家一直在研究討論改革的問題。(註四)

第二，是對於蘇俄經濟過度依存的惡果。戰後蘇俄經濟復興最速是由於東歐各國的殘酷剝削，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因此視東歐為禁脔。一九四七年六月，美國在巴黎召開馬歇爾經濟援助計劃會議，捷克在七月間決定參加馬歇爾計劃，蘇俄即橫加阻止。蘇俄為對抗馬歇爾計劃，一九四九年一月舉行經濟會議，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捷克的經濟活動，就被限制在「經互會」的範圍內。(註五)從一九六七年捷克對外貿易情形，就可以看出捷克對「經互會」集團，尤其對蘇俄的「經濟依存」關係。

一九六七年捷克對共產集團及西方主要國家貿易統計表（註六）

單位：百萬美元

國別	出 口	進 口
蘇	920.36	914.48
東	297.36	318.08
波	180.70	179.76
羅	69.44	92.12
匈	81.48	64.04
南	132.16	171.92
古	95.20	65.64
西	49.28	49.28
英	104.08	81.20
美	67.48	97.04
法	28.28	42.56
瑞	28.56	35.56
義	35.00	34.16
奧	42.00	57.96
	39.20	61.88
計	2178.58	2265.68
總		

上表並不包括捷克對外貿易的全部。一九六七年捷克對外總貿易量為五十四億餘美元，其中七〇%是對共產集團，一五%對西方國家，另一五%對發展中國家。而蘇俄單獨就佔了三分之一。再從蘇俄方面看，蘇俄一九六七年出口總數為八六八四百萬盧布，其中輸出於捷克者為八七〇·七百萬盧布，計佔一〇%強；同年進口總數為七六八二·六百萬盧布，而其中由捷克進口者為八八四百萬盧布，計佔一一·五%強。（註七）蘇俄自不能不重視捷克這一市場。單從進出口數量還不能深切瞭解捷克經濟的本質，要進一步從其進出口物品的種類來觀察。捷克是天然資源不足的國家，本不適宜於發展重工業，所以在戰前是憑藉工藝技術從事消費商品的生產而擠於歐洲經濟高度發展國家之林。自陷入「經互會」以後，乃不得不執行蘇俄的「超國家經濟任務」，成為蘇俄的加工區，進行不等價貿易。從下表可以看出捷克的生產概況：

貨品種類	出口百分比	進口百分比
機器與設備	四九·七	三二·四
原料與半成品	二九·四	四五·四
食品	三·九	一六·四
消費製造品	一七·〇	五·八

上表指出，捷克的出口中機器與設備和輕工業產品（消費製品）佔總出口量

三分之二強，而進口方面，則原料和食品佔將近三分之二。進口的主要原料中，原油的九九·五%是從蘇俄伏爾加（Volga）油田通到布拉第斯拉瓦（Bratislava）的油管輸送到捷克的，對這條油管，捷克曾經投資。蘇俄在一九六六年又說服捷克投資五億五千萬美元來開發西北利亞油田，而蘇俄則從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四年以供給原油來償付債款。至於鐵砂，則八三·六%是由蘇俄供給。鐵砂原來係由瑞典輸入，自東西冷戰開始改由烏克蘭（Ukraine）進口。非鐵金屬和棉花則有半數以上係由蘇俄供給。（註九）捷克的生產計劃不是依據捷克的經濟條件和利益而是依據蘇俄的需要而規劃的。捷克的原料進口不是依據經濟原則而是依據政治條件而採購的。至於不等價貿易和劣質原料等所造成捷克的損失更不必說了。這些造成捷克經濟上直接和間接的損害。上文曾提及西爾尼克所說：「……捷克經濟受到了冷戰和過度優先發達重工業之害。」其意義當即在此。

第三，是國際通貨之缺乏。一九五〇年韓戰開始以後，由於聯合國通過實施戰略物資禁運，捷克憑它高度的工業基礎，捷克在「禁運」的間接「卵翼」之下，在免於西方商品競爭的條件下，工業獲得長足發展，機器輸出幾乎獨佔了「經互會」之間的貿易。但是由於這時期從西方的科學技術中孤立起來，結果使捷克的技術和生產設備趨於落伍，所有的產品成本高昂而品質低落，經一九六四年檢查，在五十類工業四千種產品中，只有三分之一達到國際間的競爭水準。捷克為挽救這個缺點，必須急起直追，更新設備，發展技術，但是向西方購買生產設備少不了大量的國際通貨，而這是捷克所感覺缺乏的。原因是，捷克對蘇俄及其他「經互會」國家的貿易是順差，而對西方國家是逆差，可以對「經互會」國家貿易順差的存款不能用來支付對西方貿易逆差的債務。捷克現政府曾經要求「硬通貨」貸款而沒有結果，僅僅得到一種諾言，不再增加對捷克的債務。最初甚至於在「經互會」內部也只能從事雙邊貿易，一九六四年，「經互會」復開始實施多邊支付的辦法，由新設立的「國際經濟合作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擔任「經互會」之間支付的多邊清算工作。這不是無所改善，但是仍不能解決捷克所遭東方債權不能抵付西方債務的問題。捷克為補救這個困難，消極方面只有實行降低價格的補貼出口，積極方面則只有改變生產計劃，多生產西方國家所需要的消費產品。此所以西爾尼克說：「政府計劃在今

後五年至七年間要改變投資的分配，並且使捷克的通貨成為國際間可兌換通貨。」

由於經濟制度的缺陷，對蘇俄經濟的過度依存以及改進生產設備所需國際貨幣的缺乏，使捷克經濟陷於長期停滯狀態。

三 經濟改革千犯蘇俄

捷克在戰前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不甘於長此落後，從一九六二「放棄第三次五年計劃以後，熱烈而生動地討論經濟改革問題。蘇俄侵捷後被迫辭職的副總理奧他·錫克（Ota Sik）是設計改革的領導者。改革計劃包括兩方面，一是經濟制度的改革，一是改變對蘇俄的依存關係轉而加強對西方的經濟合作。這兩方面都和蘇俄的利益相矛盾，於是造成蘇俄侵捷的行動。究竟捷克經濟改革的內容是什麼以致干犯了蘇俄呢？

第一，是經濟制度的改革。新經濟制度規劃將經濟發展的方式從蘇維埃的模型轉變過來，由迅速增加資本累積和增加就業的外延性模型，轉變為發展技術和充分運用現有條件的內涵性模型。用「社會主義市場」的力量來代替過去高度集中的無所不包的經濟計劃。採取純利鼓勵制度來管理國有企業或國有企業組合（名為「生產經濟單位」）（Production Economic unit），以代替過去繁瑣的生產指標。關於國家經濟的發展，新制度企圖運用以下四種方法來達成其目標：（一）仍保持統制經濟的若干特徵，（二）對於工資率和物價實行管制，（三）採用租稅、補貼和特別捐的方法，（四）透過銀行施行信用管制。茲分別略述如次：（一）關於經濟統制方面，國家計劃仍然是經濟發展的藍圖，它對於資金和勞動力的水準和分配，對於研究工作、地區發展、防衛工作、國家補助，尤其是對外貿易，制訂一些固定目標和規定的限度。不過遠不如過去那樣繁瑣刻板。（二）關於工資和物價管制方面。工資的管理和改革前一樣，仍由國家規定固定的工資表或規定最高最低工資。但是在價格的形成和管理方面則有重要的改變。採取所謂「雙河道公式」：在平均生產成本中加入二二%的工資和六%的固定資產折舊來決定新的工資價格，這樣計算出來的價格最後還要由市場實際需求加以調整。將物價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固定物價，包括原料、半成品以及決定生產水準的重要貨品

件之差別徵收由零到三〇%的「價值增加稅」（Value-Added Tax），徵收六%的「固定資產折舊稅」（Tax on the depreciated value of fixed assets）和二%的存貨稅（Tax on inventories），又向企業徵收「雇用穩定稅」（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tax）（限制過度雇用）。至於補貼方面，則對於成本高於價格的必需品加以補助，對於應鼓勵其發展的企業，則國家撥給資金。也就是採取租稅和補貼的手段來指導經濟發展的方向。（四）關於貨幣和信用的管制，是透過銀行來執行。企業所需流動資金和投資信用，都要靠銀行供應。借方對銀行要按照工業性質和投資目的之不同，付一%到六%的利息。以上是新經濟制度所規劃有關國家權力的運用方面。現在再進而說到企業和生產經濟單位的管理與激勵。企業可以自由選擇它所要生產的貨品，也可以同其他對方自由簽訂合約出售其產品或獲得它所需的原料，勞動力以及投資物品。受雇者和企業之間的關係，是由「革命職工運動」（Revolutionary trade movement）代表工人向企業方面磋商訂定詳細的協定。工資仍然由國家規定，但是實質待遇的主要部份還是靠着分紅，分紅是來自本企業的純利，分紅多少則繫於企業經營的成就。企業對於受雇者保證其工資的九二%，假使經費不足以付保證工資，可以動用儲備金，要求企業組合幫助或向國家銀行請求貸款。如果工人因經濟原因被解雇，可以得到六個月資遣費，假使在企業或地區理事會的協助之下，六個月內找不到工作，則可以支領等於工資六〇%的捐助金，沒有時間限制。整個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機構，就是前面提到的「生產經濟單位」的執行機關，它名為「部門董事會」（Sectoral directorate），它對所屬企業握有監督指揮權，它負責本經濟部門長期有效的發展，協調所屬企業和組織的工作，加強該部門整體的利益。它有權對某些企業課捐稅而補貼其他企業，可以決定各企業之間物品交換的價格，可以透過向國家銀行推廣貸款以影響對於投資的決定，可以將若干所屬企業置於一個計劃之下，允許其彼此之間互相貸款，可以組織全部門的投資和研究工作。並且，有權決定企業管理者的進退，可以

規定董事會和企業之間的關係，可以規定固定標的之分配，可以規定各企業對中心經費繳納特別捐等。實際上，所謂「生產經濟單位」類似卡特爾的組織，所稱「企業」實即卡特爾內的個別廠礦單位。總之，除了生產工具國有的社會主義本質不變以外，適當的採取了自由經濟制度的營運方式。（註十一）塔斯社於九月五日曾經發表評論，指摘錫克的改革計劃說：「對於捷克的工人階級，除了肇致失業，工人階級生活水準降低以及外國獨佔勢力侵入捷克的國家經濟以外，別無所提供。」九月十六日捷共機關報不顧蘇俄所規定的新聞檢查制，引述了捷克政府支持新經濟制度的談話，並且刊登了十三個有地位的經濟學家所聯署反駁塔斯社評論的文字，他們說：「這個管理制度重視激勵，重視利潤，重視市場並實行非集中化的計劃不但是社會主義的，而且對於捷克是最有利的。又說：「這個新制度的目的就是在於積極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準，在這個經濟模型中的任何部份看不出會肇致失業，它僅僅指出有些效能低落的分支機構存在着不需要的雇用過多的事實。」並且說這新制度是捷克共黨和政府的政策，而且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並不只是錫克個人的設計，由此可知，捷克當局對於新經濟制度頗為堅持，勢必仍然成為今後俄捷爭執的重要問題之一。事實上，捷克的經濟改革運動僅僅是整個東歐包括蘇俄在內的經濟改革的一部份。蘇俄在今年五月中旬也舉行了五千人的「全蘇經濟會議」，現正加緊推行其決定，其一般內容也是追求「利潤」，實行「經濟刺激」，建立地區性和部門性「聯合企業」，允許「自由買賣生產資料」等。不過，有的專家評論，它們的改革運動可以分為兩派，一派是捷克和匈牙利，認為蘇俄所發明的制度已無可修補，而必須發展一套新制度來代替。只要保持生產工具公有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就可以。第二派包括蘇俄及其他追隨蘇俄的各國，則企圖盡量保持舊的「命令制度」（Command System），而從事局部的枝節的修補，如前面所指出的。實際上，社會主義制度已經行不通，這兩派的差別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間，大家都在摸索。蘇俄所真正不能容忍的不是經濟制度改革的問題，而是另有原因。

第二，是爭取經濟發展的獨立性。捷克人民對於經濟的停滯極感痛心，而經濟停滯的原因，除了落伍的經濟制度和官僚統治以外，更重要的是經濟的附庸性，爲蘇俄執行了「超國家任務」。爲挽救經濟危機，勢非爭取經濟發展的獨立性不可。首先，依據捷克當前經濟困難的條件，而爲捷克本身的利

益設想，則非謀取國際經濟合作的利益不可。錫克的計劃，對內從事經濟的改革，對外則謀求國際經濟合作。國際經濟合作，不外乎貿易合作，資金合作與技術合作。而已經進行中的合作對象則爲西德。西爾尼克在國民大會報告中，明顯提出「接受分裂的德國存在的事實」，又暗示「外國不具政治條件的貸款的可能性」。已經表示得够明顯。捷克布里諾（Rrno）城每年舉行的貿易展覽會，於九月十五日開幕，捷克國外貿易部部長凡爾斯（Vaclav Vales）在開幕典禮中致詞說：「我們將要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在互利平等的基礎上，促進經濟關係的發展」。這個展覽會中，有來自世界三十四個國家的一千四百家公司，其中有西德的四二〇個公司，次爲英國的一八〇個，義大利的八六個，法國的八四個。（註十二）這事實說明了捷克對西方貿易的重視，說明了捷克政府當局對於既定政策的堅定，也說明了西德對捷克經濟關係之特別密切。據英國記者九月十日發自莫斯科的電訊，報導莫斯科似乎對捷克的經濟改革並不十分重視，而對於捷克的經濟關係轉向西方，對於其向西德借款極爲反對。除了對西方對西德的關係的增進激怒了蘇俄以外，捷克和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的密切交往，也是蘇俄所不滿的。在華沙公約之內，捷克是被安排和東德、波蘭一起，組成「鐵三角同盟」，但是在經濟上，捷克却寧願站在「多瑙河共同市場」方面。南斯拉夫在二十年前反史達林獨自建立「民族共產主義」（Nationalist Communism）的政權，在對外關係上採取獨立路線，不偏倚東西任何一方。這政策使南斯拉夫在二十年間單就美援說，得到贈予款十二億美元，經濟貸款九·七六億美元，軍援六·九八億美元。加上其他因素，南斯拉夫的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準之高超過任何東歐國家，爲東歐各國人民所羨慕而爭步其後塵。（註十三）僅在蘇俄進軍的前十二天，狄托訪問布拉格，和杜布西克會談，雙方就經濟合作交換意見，包括建立聯合銀行，共同投資，交換勞動力等。（註十四）這當然是蘇俄之所痛心疾首。再講到羅馬尼亞，它早就不甘做經濟附庸而斷然拒絕「經互會」的計劃，起而發展它自己獨立的經濟路線。由於西方的巨額貸款（僅一九六八年估計可達三億美元），它獲得共產世界中最高的，每年一四%的經濟成長率。它和西德及以色列保持密切外交關係，並和自由世界保持廣泛的貿易關係。（註十五）羅馬尼亞的立場和成就成爲捷克極好的借鏡，因此捷羅關係頗爲接近。羅馬尼亞雖爲華沙公約國之一，而蘇俄對捷克採取鎮壓

行動，並沒有通知羅馬尼亞參加。蘇俄深懼捷克進一步和南、羅兩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並轉向和西方建立經濟合作，則「經互會」和「華沙公約」即不說是解體，也將更加萎弱，不能發揮經濟上支持蘇俄，軍事上保衛蘇俄的任務。

四 蘇俄的算盤

蘇俄在經濟上需要達成三方面的任務。第一，要和北大西洋公約國從事軍備競賽，而現代化武器之昂貴難以想像。雖然蘇俄在太空科學方面有其成就，但是在核子武器方面遠落美國之後，因此其軍費負擔是十分沉重的。第二，蘇俄人口多過美國，而國民總生產如前所說，不及美國之半，為根本挽回弱勢，必須擴大投資加速經濟成長。第三，由於蘇俄知識份子抬頭，爭取自由民主的風氣日盛，所以又不能不適當的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這三面的經濟任務是互相矛盾的，要同時負起這三種任務，是蘇俄經濟力量所不能及的。因此，蘇俄不能不力圖解決這重大困難。至於解決經濟困難的主要方法，則是運用外力來營養自己，捷克雖然不過一千四百萬人口的國度，但是其經濟潛力並非對於蘇俄無足輕重。前文已提及捷克對蘇俄進行不等價貿易，對蘇俄提供的機器和消費品，是蘇俄所迫切需要的，而蘇俄所用來交換的却是捷克自己投資所鋪設油管所輸送的石油，蘇俄所費成本甚低。又如前文提及，蘇俄於一九六六年要捷克投資五億五千萬美元在西北利亞開油礦，而蘇俄則以超過十年的時間輸送原油來償還這筆投資。據九月二十日「時代週刊」報導，布拉格被佔領後，西爾尼克於九月十日在莫斯科會談簽署了一項七年經濟協定，據部份透露捷克要輸送卡車，重鋼管及其他製造品到蘇俄去換回原料。除此之外，捷克要和蘇俄合作鋪設煤氣運送管，從西北利亞輸送天然氣到捷克，這又是蘇俄巧妙的榨取手段。再舉旁證來說明，蘇俄爭取日本投資開發西北利亞，第一件合同已於今夏在東京簽字，由日本投資開發木材，蘇俄則以木材來償付日本的投資，這事實上就是日本對蘇俄的貸款，而蘇俄長期的分期償還，既不計息，而且，所償還的又不是國際通貨或硬幣，而是要日本自己去採運的木材，這是最上算的經濟合作，也是不需資金而擴大生產建設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對於產業發達而原料缺乏的國家最為適用，此所以蘇俄在自由世界爭取日本和義大利的投資，在共產集團則不放過。

對捷克的榨取。

估料蘇聯侵捷事件的發展。因為共產集團內部對於捷克多懷同情而不直蘇俄所為。九月三十日匈牙利會議之決定延期，誠如路透社所報導：「相信此項延期決定乃由於華沙公約五國軍事佔領捷克，促成世界共產黨運動深刻分裂所致。衆認這是對蘇俄的一嚴重打擊。」依此情勢，假使蘇俄不願在共產集團中處於更孤立的地位，對於捷克就不能過分壓迫。杜布西克，西爾尼克和胡薩克延於十月三日才赴莫斯科，可能也是為了等待「匈牙利會議開幕後」的有利時機。據這形勢來觀察其結果，蘇俄將不能不放棄對於捷克經濟改革的干涉以換取捷克放棄對西方進行經濟合作的計劃，不過，捷克未必肯長此作經濟附庸，負「超國家任務」。在複雜情勢下，捷克的柔性鬥爭策略，可能收到效果。

註一・見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六日號「經濟學人」週刊。

註二・見四月二十五日「前鋒論壇報巴黎國際版」。

註三・見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註四・參考美國經濟學會出版美國經濟評論八卷二期所刊載斯托勒撰「捷克・計劃與管理之新模型」。

註五・參考國際關係研究所叢書「蘇俄及其附庸」三三六一三三七頁。

註六・本表係根據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英國「經濟學人」週刊五八頁所列英鎊數字，照一比二・八之舊比率折算為美元。

註七・數字係採自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倫敦時報商業新聞」所刊諾夫和馬特可兩教授所撰「俄國貿易怎樣膨脹」一文。

註八・來源同註六。

註九・原料進口數字採取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倫敦時報商業新聞」所刊凱塞爾所撰「Prague: The Economics of A Crisis」一文。

註十・同註九。

註十一・參考同註四論文。

註十二・見「倫敦時報商業新聞」載九月十五日戴維斯發自布里諾電訊。

註十三・見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註十四・見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前鋒論壇報國際版」。

註十五・見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新聞週刊」。